

# 马克思主义民生观指引下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研究

于 淼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9日

## 摘 要

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背景下, 智慧养老成为破解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重要路径, 而老年群体数字融入是智慧养老落地见效的核心前提。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以人民为中心, 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普惠性, 为智慧养老与老年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和价值指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核心内涵出发, 剖析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内在关联, 结合我国养老服务发展实际, 引入实证研究成果剖析二者协同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困境, 最终从政策、技术、服务、社会四个维度提出具象化、可落地的协同发展实践路径, 旨在推动智慧养老提质增效, 实现老年群体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 彰显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当代实践价值。

##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民生观, 智慧养老, 数字融入, 人口老龄化

## Research on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and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Group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View of People's Livelihood

Miao Yu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anuary 29, 2026; accepted: March 28, 2026; published: April 9, 2026

##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smart elderly ca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group is the core prerequisit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The Marxist view of people's livelihood centers on the people, emphasiz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s, providing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value direction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and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Marxist view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alyz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rt elderly care and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group, combines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introduces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and finally proposes concrete and feasible practical paths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four dimensions: policy, technology, service, and society. It aim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enable the elderly to share the development dividends of the digital age, and demonstrate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al value of the Marxist view on people's livelihood.

## Keywords

Marxist View on People's Livelihood, Smart Elderly Care, Digital Integration, Population Ag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客观趋势，更是我国当前及未来长期面临的重大人口国情和社会发展课题。不同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老龄化进程，我国老龄化呈现“多老快老”“未富先老”的鲜明特征，更为突出的是，我国老龄化进程还伴随着高龄化、空巢化、家庭小型化及城乡失衡等多重挑战。在这样的老龄化发展态势下，传统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模式受限于资源配置不均、服务精准性不足、供需匹配度低、服务效率不高、专业人才短缺等结构性矛盾，已难以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精准化的养老需求，尤其是难以适配高龄、失能、空巢老年群体的刚性照护需求，推进养老服务体系转型升级、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老年民生的必然选择。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养老服务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机遇，智慧养老作为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的产物，智慧养老是指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智能化、个性化、便捷化的养老服务，提升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sup>[1]</sup>但智慧养老的发展离不开老年群体的数字参与，数字融入是智慧养老落地见效的核心前提和关键制约因素。事实上，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协同逻辑，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作为我国民生建设的根本理论指导，始终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发展生产力、保障社会平等、实现人民幸福作为民生建设的核心要义，精准契合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智慧养老与老年数字融入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为二者的协同发展划定了价值坐标、明确了实践方向。

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态势和养老民生需求，以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为指引，探讨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问题，摒弃过度的概念阐释，聚焦实践层面的关联与融合，结合量化调查与质性访谈的实证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二者协同发展的实践成效与突出困境，提出针对性的解决路径。其研究意义在于，既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民生观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实践应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也能够推动智慧养老建设与老年数字融入深度融合，破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供给难题和老年数字排斥问题，让智慧养老真正惠及广大老年群体，尤其是高龄、失能、农村老年群体，彰显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实践价值，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落地见效，推动养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老龄化期刊所关注的养老服务创新、老年权益保障等核心议题提供实践参考。

## 2. 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为二者协同发展奠定核心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民生观并非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植根于社会实践、以实现人民幸福为目标的科学民生思想，其核心内涵与我国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养老、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发展要求高度契合，为二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物质遵循和目标指引，成为二者融合发展的根本理论支撑，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老民生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激增、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现实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核心要义能够精准指引智慧养老与老年数字融入协同发展，破解养老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一）“以人为本”是二者协同发展的核心价值导向，契合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民生需求

马克思主义民生观始终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核心要求精准契合我国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民生事业的发展需求。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场景与要求。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独有特征，即各种复杂情境叠加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将走向系统化、整体化的老龄社会治理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普遍期望国家能够引领养老事业发展，以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厚植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同本土化实践以及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的历史基质之上，进而在观念渊源、战略内涵与实践选择上均尽显中国方案的东西方异质性。”<sup>[2]</sup>

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民生观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具体实践，其核心价值在于让数字技术服务于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让老年群体成为数字养老发展的受益者、参与者，而非旁观者。智慧养老的建设并非单纯的数字技术堆砌，也不是简单的养老服务数字化升级，而是要立足老龄化发展态势，结合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心理需求、认知能力和养老需求，尤其是高龄、失能、农村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开发适老化的数字养老产品和服务，简化操作流程、优化服务体验，让老年人能够便捷、高效地使用智慧养老服务，满足其基本养老需求和多元化需求。

### （二）发展生产力是二者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支撑，破解老龄化养老服务供给瓶颈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为民生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激增与养老服务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不高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专业照护人才短缺、养老资源配置不均、服务效率不高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养老民生事业的发展，而数字技术作为当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其发展与应用为破解这一矛盾、推动智慧养老与老年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为智慧养老模式的创新和老年数字融入的推进提供了丰富的技术载体和物质保障，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

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提供了新的路径。大数据技术能够整合老年人口的基本信息、健康数据、养老需求等各类数据，实现养老需求与服务供给的精准匹配，避免养老资源的浪费，提升养老服务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尤其能够精准对接高龄、失能老年人的个性化照护需求；物联网技术能够构建居家养老的智能监测体系，通过智能健康手环、紧急呼叫设备、智能监护仪等设备，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状态，一旦出现异常能够及时发出预警、联系家属和医护人员，为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提供保障，缓解家庭照护压力；移动互联网技术打破了养老服务的时空限制，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线上挂号、缴费、健康咨询、养老服务预约等各类服务，尤其是为行动不便的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 **(三) 社会公平是二者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追求，缩小老龄化背景下的数字鸿沟与养老差距**

中国式健康老龄化就是使人民群众充分享有长寿健康的生命权和发展权，充分享有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保障人民健康长寿是优先重视的战略问题，为人民健康长寿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服务，以亿万百姓福祉为根本，适应时代要求创新思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新结合，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和利用人口规律从而主动求变、应变。”<sup>[3]</sup>马克思主义民生观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平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这一目标追求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老民生事业公平发展的现实需求高度一致。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区域、群体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老龄化程度上，更体现在养老服务供给和数字融入水平上，数字鸿沟成为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老年群体正是数字鸿沟的主要受影响群体，结合不同年龄段、城乡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量化调查数据来看，农村老年人、高龄老年人、低文化水平老年人、低收入老年人，其数字融入水平极低，难以享受智慧养老服务带来的便利，进一步加剧了养老服务的的社会不平等。

从城乡差异来看，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镇，但农村地区的智慧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智能养老设备覆盖率低，适老化数字服务供给不足，同时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数字素养培训资源匮乏，数字融入意愿也相对较弱，导致农村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水平远低于城镇老年人，难以享受智慧养老服务，城乡之间的养老服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群体差异来看，高龄、失能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下降、认知能力衰退，数字操作难度更大，数字融入意愿更低，数字排斥问题更为突出。

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老年群体的数字排斥，缩小数字鸿沟，破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让城乡、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群体都能平等地享受智慧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公平配置。通过推进老年数字融入，尤其是加大对农村老年人、高龄老年人、低文化水平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培训和帮扶力度，提升其数字操作能力，让这部分老年人能够便捷地使用智慧养老服务；通过优化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推动智慧养老资源向农村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完善农村地区智慧养老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智慧养老发展差距，让所有老年群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养老服务的公平正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中“实现社会公平、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追求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具体体现，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 **(四) 人的全面发展是二者协同发展的终极归宿，丰富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马克思主义民生观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民生建设的终极目标，强调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交往需求、价值实现需求的全面满足，这一终极目标与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当前，我国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老年群体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物质养老需求，而是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社会交往空间的拓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尤其是低龄老年人，仍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希望能够参与家庭、社区和社会建设，实现自我价值，而高龄、空巢老年人则更需要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缓解孤独感，提升晚年生活幸福感。

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不仅是为了让其享受智慧养老服务、满足基本养老需求，更是为了让其融入数字社会，参与数字生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拓展社会交往空间，实现精神层面的富足和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数字融入，老年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观看短视频、收听广播、阅读书籍、参与线上文化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通过视频通话、线上社交平台等，与子女、亲友保持联系，拓展社会交往空间，缓解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低龄老年人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老年大学学习、兴趣小组活动等，发挥自身经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优势，参与社会建设，实现自我价值，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这与我国老龄政策从保障“老有所养”转向促进“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相结合的战略升级方向高度一致。

### 3. 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协同发展的现实图景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化、空巢化、家庭小型化、城乡失衡等特征日益凸显，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刚性化、个性化发展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sup>1</sup>《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sup>2</sup>等一系列政策，聚焦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和老年数字融入，推动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协同发展。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存在着内在的协同逻辑：数字融入是智慧养老落地的前提，智慧养老是数字融入的实践载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从实践来看，我国在推动智慧养老发展和老年数字融入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二者的协同发展已初步起步，在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国老龄化进程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群体差异大，二者的协同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诸多实践困境，尚未形成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难以充分适配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的多元化养老需求，尤其是难以满足高龄、失能、农村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

#### （一）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契合老龄化养老服务发展核心需求

在我国深度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是破解养老服务供给难题、满足老年群体养老需求、实现养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二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协同逻辑，本质上是“技术赋能养老”与“老年适配技术”的双向奔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是智慧养老发展的核心前提和关键制约因素。智慧养老的各类服务，无论是线上的养老咨询、健康监测、紧急呼叫、医疗预约、缴费充值，还是线下的智慧社区养老、智慧机构养老、上门服务调度，都需要老年人具备基本的数字操作能力，能够熟练使用智能设备和线上服务平台。若老年人无法实现有效数字融入，无法掌握基本的数字操作技能，智慧养老的各类产品和服务都将成为“空中楼阁”，难以发挥实际效用，智慧养老模式也无法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广大老年群体，尤其是在高龄化、空巢化加剧的背景下，老年人的自主数字操作能力直接决定了智慧养老服务的利用率和实效性。当前，我国大量高龄、失能、农村老年人存在数字排斥问题，成为制约智慧养老发展的关键瓶颈，也难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刚性照护需求。

另一方面，智慧养老是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重要实践载体和动力支撑。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并非单纯的数字技能学习，而是需要在具体的数字生活实践中完成，脱离实践场景的数字技能培训，难以让老年人真正掌握数字操作能力，也难以激发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意愿。智慧养老所提供的适老化数字服务，如智能健康手环、线上挂号缴费、社区养老小程序、老年版 APP、智能监护设备等，都是老年人数字实

<sup>1</sup><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45259/content.html>

<sup>2</sup>[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24/content\\_5563804.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24/content_5563804.htm)

践的重要场景，能够让老年人在使用数字服务满足自身养老需求的过程中，逐步提升数字素养和数字操作能力，熟悉数字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真正的数字融入。多地智慧养老试点社区的质性访谈结果也印证，贴合养老需求的数字实践场景，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学习意愿，远优于单纯的理论技能培训。

此外，二者的协同发展还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老年数字融入的推进，能够扩大智慧养老的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智慧养老的供需匹配度，推动智慧养老模式的不断优化和完善，让智慧养老服务更贴合老年群体的需求，尤其是高龄、失能、农村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智慧养老的持续发展，能够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优质、便捷、多元的数字养老服务，激发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意愿，进一步推动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深化，形成“数字融入促进智慧养老落地，智慧养老推动数字融入深化”的良性循环，助力破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效率不高、资源不均等难题，推动养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 （二）二者协同发展的现有实践成效，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指引下，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智慧养老建设和老年数字融入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推动二者协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在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缩小数字鸿沟、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二者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基础。

一是智慧养老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老年人数字融入和养老服务提质提供了硬件支撑。“国家整合政府、企业、老年人及其亲属等养老服务多方利益主体，畅通企业服务供给、老年人及其亲属购买消费、政府质量监管与纠纷调解等各项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sup>[4]</sup>针对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尤其是居家、社区养老需求，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都配备了智能养老设备，如健康监测仪、紧急呼叫系统、智能监护仪、适老化终端设备等，部分城市已实现社区智慧养老设备全覆盖，且设备操作均遵循“核心功能一键触达”的适老化设计标准，部分农村地区也逐步推进智慧养老基站、村级养老服务数字化平台建设，逐步缩小城乡智慧养老基础设施差距，农村智慧养老基站建设已纳入多地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明确行政村基站覆盖率年度提升目标。各大运营商积极响应政策号召，推出了老年版套餐、适老化智能终端设备，要求适老化终端设备字体不小于 18 号、取消弹窗广告干扰，简化设备操作界面、优化语音功能，为老年数字融入和智慧养老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也为农村老年人、低收入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提供了便利。

二是适老化数字服务供给持续增加，实现了二者的初步融合，适配老龄化养老需求。各大互联网平台、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纷纷聚焦老年群体的需求，推出了一系列适老化数字服务，优化服务体验，实现了智慧养老服务与老年数字融入的初步融合。各大互联网平台推出了老年版 APP，严格遵循适老化改造行业规范，将核心功能操作步骤控制在 3 步以内，简化操作界面、减少功能冗余、优化语音交互功能，方便老年人使用。医疗机构开通了老年人专属线上挂号、缴费、问诊、报告查询通道，减少老年人现场排队等待时间，为行动不便的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养老机构开发了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实现了老年人健康监测、照护服务、饮食管理、安全监护等方面的数字化管理，提升了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和质量；社区推出了线上养老服务预约平台，为老年人提供上门照料、助餐、助浴、助医、家政服务等服务，实现了养老服务的精准对接，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了具体的数字操作场景，推动了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此外，针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部分地区推出了智能照护机器人、远程监护系统等，进一步丰富了智慧养老服务内容，适配了老龄化背景下刚性照护需求的增长。

## 4. 马克思主义民生观指引下智慧养老与老年数字融入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为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引，

破解二者协同发展的现实问题，推动二者的深度融合，必须始终立足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核心内涵，紧扣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现实态势，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以实现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聚焦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尤其是高龄、失能、农村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从顶层设计、服务供给、城乡统筹、主体联动、保障体系等维度，构建二者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推动智慧养老建设与老年数字融入深度融合，让老年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和养老服务提质红利，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落地见效，推动养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老龄化期刊关注的核心议题提供实践解决方案。

### （一）锚定民生导向，完善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适配老龄化发展趋势

以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民生本位思想为指引，将二者协同发展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整体布局，强化政策统筹与规划引领，破解“各自为战”问题。“治理主体的效能提升诉求与老年群体的服务升级诉求形成的双重合力，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赋能，老龄化社会治理的需求基础，为技术应用与治理融合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sup>[5]</sup>其一，国家层面出台智慧养老与老年数字融入协同发展专项规划，结合老龄化发展节奏，明确不同阶段的核心任务，聚焦高龄、失能、农村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划定城乡、区域协同发展的实施路径，将老年数字融入成效(含智慧养老设备使用率、线上服务参与率、数字技能掌握率等核心指标)纳入智慧养老建设考核指标体系，设置核心指标年度达标率不低于60%，倒逼政策落地。其二，整合智慧养老、老年数字素养提升、养老服务提质等相关政策，消除政策壁垒，推动财政、民政、工信、文旅等部门政策联动，确保各项举措衔接配套。其三，“要稳步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构筑坚实稳固的养老财富支柱。”<sup>[6]</sup>

### （二）聚焦需求导向，优化服务供给，适配老龄化多元养老需求

摒弃“技术至上”误区，坚持以老年群体的实际养老需求为出发点，制定《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适老化改造行业通用标准》，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与数字融入培训的精准适配，让服务贴合老年人的生理、认知特征。其一，推动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深度适老化改造，企业立足老龄化不同群体需求，开发操作简易、功能实用的适老化产品，要求老年版智能终端字体不小于18号、核心功能操作步骤不超过3步，强制取消弹窗广告干扰，增加大字、语音、一键呼叫等基础功能，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研发智能监护、远程照护设备，针对农村老人开发适配乡村网络条件、价格低廉的智慧养老服务。其二，开展分层分类的老年数字素养培训，将培训内容与智慧养老实操场景深度结合，对低龄老人侧重养老服务预约、线上社交、数字娱乐等技能，对高龄、低文化老人聚焦紧急呼叫、健康监测、线上缴费等核心功能，采取“一对一帮扶、入户指导、集中教学”等灵活方式，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其三，推动智慧养老服务场景下沉，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作为数字融入与智慧养老的结合点，在站点设置智慧养老实操体验区并配备专兼职指导人员，让老年人在日常养老场景中练习数字操作，实现“学用结合”。

### （三）统筹城乡发展，补齐基层协同发展短板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人口转型的重要趋势。“十四五”期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效显著，老龄事业和产业有效协同、高质量发展<sup>[7]</sup>。城乡老龄化差距不断拉大，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形势更加紧迫针对我国老龄化城乡失衡的突出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公平共享理念为指引，推动智慧养老与数字融入资源向农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缩小城乡协同发展差距。其一，坚持制度为基，提升服务“牵引力”。“制定‘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等制度方案，明确具体目标、重点任务、推进措施，规范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流程，确保工作高质量推进。”<sup>[8]</sup>其二，推动农村老年数字融入帮扶常态化，依托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农村志愿者、返乡青年等力量，组建农村数字帮扶队伍，开展入户式、常态化的数字技能指导，将智慧养老操作培训融入农村老年日常活动。其三，建立城乡智慧养老资源联动机制，推动城市优质智慧养老服务向农村延伸，如通过线上平台为农村老人提供远程健康咨询、专家

问诊等服务,实现城乡养老服务资源共享,破解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

#### (四) 强化多元联动,凝聚协同发展整体合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服务挑战,需依托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集体协作思想,明确政府、企业、社会、家庭的职责边界,构建“各尽其责、协同发力”的多元主体联动机制。其一,政府发挥统筹主导与兜底保障作用,做好政策制定、资源统筹、市场监管,加大对农村、特殊老年群体的财政支持,对农村特困、失能、高龄老年人实行智慧养老设备免费发放、数字技能免费培训的兜底保障,保障基本智慧养老服务与数字融入帮扶的供给。其二,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与市场价值兼顾原则,依托技术优势开发适老化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降低农村、中低收入老年人的使用成本,同时参与老年数字素养培训、智慧养老设施建设等工作,将老年数字帮扶纳入志愿者服务积分体系,明确1小时服务时长可兑换对应物资或服务的积分标准。其三,社会力量发挥桥梁与服务作用,鼓励社区、老年大学、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老年数字帮扶、智慧养老服务落地等工作,搭建政府、企业与老年群体的沟通桥梁。其四,家庭夯实基础帮扶与情感支撑作用,引导子女履行赡养与帮扶责任,协助老年人学习数字操作,缓解老年人的数字焦虑,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实现家庭照护与社会服务的有效衔接。此外,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将智慧养老服务与老年数字素养培训纳入职业技能教育,培养兼具养老服务能力与数字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填补基层人才缺口。

#### (五) 健全保障体系,夯实协同发展长效根基

以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引,完善制度、资金、权益等方面的保障体系,为二者协同发展提供长期支撑,适配我国老龄化长期发展需求。其一,完善老年数字权益保护法规,制定《智慧养老服务个人信息保护操作规范》,明确智慧养老服务中老年人个人信息、财产安全的保护标准,加大对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虚假养老服务宣传的打击力度,提升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参与智慧养老的安全感。其二,拓宽资金保障渠道,构建“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本参与为辅、慈善捐赠补充”的资金格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养老建设与老年数字融入工作,重点支持农村地区相关项目开展。其三,建立特殊老年群体兜底帮扶机制,针对失能、独居、特困高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智能设备、一对一的数字帮扶和兜底性智慧养老服务,确保这部分群体不被数字时代抛弃。其四,强化智慧养老服务质量监管,建立适老化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标准体系,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淘汰不合规、不适老的产品与服务,保障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体验。

## 5. 结论

综上,智慧养老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协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生观在数字时代养老领域的具体实践,更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将物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深度融合,使智慧养老平台具备实时数据更新、智能分析和预测优化能力,能实时监控老人状态、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实现更智能、可视化、高效的养老管理。”<sup>[9]</sup>唯有始终以老年民生需求为核心,将公平共享贯穿发展全过程,通过顶层设计、服务供给、城乡统筹、主体联动、保障体系的系统优化,才能打破数字壁垒、消除养老服务不均衡问题,让智慧养老真正惠及全体老年群体,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融、老有所乐”的养老民生目标,让老年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彰显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时代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陈旭,王佳怡,潘瑞初.数字经济赋能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J].商业经济,2026(3):16-18+177.
- [2] 李海洋,韦弋昌.马克思人口理论视域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缘起、脉络与中国化[J].昆明学院学报,2025,47(5):71-79.

- 
- [3] 郎晓军, 王建瑛.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健康老龄化问题探究[J]. 深圳社会科学, 2025, 8(4): 83-93.
- [4] 杜鹏, 罗叶圣. 数字时代的老龄社会: 特征、机遇与挑战[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7(2): 17-25.
- [5] 李至琛. 人工智能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的逻辑框架与实践路径[J/OL]. 实事求是, 1-12.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LLcG2LOr2pWHLJENosa1-TPoiHbvucNOeViqgFqIIfpGbq38EfKy2jscpKvCAJvOpmsxKqhHOe6kBSXd1A-PPIG3t76C3gsM5S-xf0T7dbzmFZL75WQPyqPWfZ-tm8oHG7wdnIBNGebhbb-kKNxYOnC0tBiP4v08yMic1yla5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2026-02-02.
- [6] 郑军. 将老龄化挑战转化为内需动力[N]. 经济日报, 2026-01-25(007).
- [7] 民政部官网.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相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 <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0031/content.html>, 2024-06-14.
- [8] 吴阳芬. 农业劳动力价格、社会化服务与技术效率关系研究——基于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5(12): 214-219+294.
- [9] 曹祥红, 马威, 房宇臣, 等. 基于物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慧养老平台的设计与研究[J]. 物联网技术, 2026, 16(4): 133-137.